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瞞天撒大謊 洞世故透底論人情

我連忙問道：「出了甚麼事？你怎生得知？」端甫道：「席上可有個褚迭三？」我道：「有的。」端甫道：「可有個道臺的少爺？」我道：「也有的。」端甫道：「那褚迭三最是一個不堪的下流東西！從前在城裡充醫生，甚麼婦科、兒科、眼科、痘科，嘴裡說得天花亂墜。有一回，不知怎樣，把人家的一個小孩子醫死了。人家請了上海縣官醫來，評論他的醫方，指出他藥不對症的憑據，便要去告他；嚇得他請了人出來求情，情願受罰。那人家是有錢的，罰錢，人家並不要。後來旁人定了個調停之法，要他披麻帶孝，扮了孝子去送殯。前頭擡的棺材不滿三尺長，後頭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，路上的人沒有不稱奇道怪的。及至問出情由，又都好笑起來。自從那回之後，他便收了醫生招牌，搜羅些方書，照方合了幾種藥，賣起藥來。後來藥品越弄越多了，又不知在那裡弄了幾個房藥的方子，合起來，堂哉皇哉，掛起招牌，專賣這種東西。叫一個姓蘇的，代他做幾個仿單。那姓蘇的本來是個無賴文人，便代他作得淋漓盡致，他就喜歡的了不得，拿出去用起來。那姓蘇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錢。久而久之，他有點厭煩了，拒絕了兩回。姓蘇的就恨起來，做了一個稟帖，夾了他的房藥仿單，向地方衙門一告。恰好那位官兒有個兒子，是在外頭濫嫖，新近脫陽死的，看了稟帖，疑心到自己兒子也是誤用他的藥所致。即刻批准了，出差去把迭三捉了來，說他敗壞人心風俗，偽藥害人，把他當堂的打了五百小板子，打得他皮開肉綻；枷號了三個月，還把他遞解回籍。那雜種也不知他是那裡人，他到堂上時供的是湖北人，就把他遞解到湖北。不多幾時，他又逃回上海，不敢再住城裡，就在租界上混。又不知弄了個甚麼方子，熬了些藥膏，掛了招牌，上了告白，賣戒煙藥。大凡吸鴉片煙的人，勸他戒煙，他未嘗不肯戒；多半是為的從上癮之後，每日有幾點鐘是吃煙的，成了個日常功課，一旦叫他丟了煙槍，未免無所事事，因此就因循下去了。迭三這寶貨，他揣摩到了這一層，卻異想天開，誇說他的藥膏，可以在槍上戒煙：譬如吃一錢煙的，只要秤出九分煙，加一分藥膏在煙裡，如此逐漸減煙加膏，至將煙減盡為止，自然斷癮。一班吃煙的人，信了他這句話，去買來試戒。他那藥膏要賣四塊洋錢一兩，比鴉片煙貴了三倍多。大凡買來試的，等試到煙藥各半之後，才覺得越吃越貴了，看看那情形，又不像可以戒脫的，便不用他的藥了。誰知煙癮並未戒脫絲毫，卻又上了他的藥癮了，從此之後，非用他的藥攙在煙裡，不能過癮。你道他的心計毒麼！」我聽到這裡，笑道：「你說了半天，還不曾到題。這些閒話，與昨夜吃花酒的事，有甚干涉？」端甫道：「本是沒干涉，不過我先談談迭三的行徑罷了。他近年這戒煙藥一層弄穿了，人家都知道他是假藥的了，他卻又賣起外國藥來了，店裡弄得中不西，樣樣都有點。這回只怕陳稚農又把他的牛尾巴當血片鹿茸買了，請他吃起花酒來，卻鬧出這件事。他叫的那個局，名字叫林蜚卿，相識了有兩三年的了。後來那樣少大人到了上海，也看上了蜚卿，他便有點醋意，要想設法收拾人家，可巧碰了昨天那個機會。祥雲甫所帶的那個戒指，並不是自己的東西，是他老子的。」我道：「他老子不是現任的道臺麼？」端甫道：「那還用說。這位道臺，和現在的江蘇撫臺是換過帖的。那位撫臺，從前放過一任外國欽差，從外國買了這戒指回來，送給老把弟。這戒指上面，還僱了巧匠來，刻了細如牛毛的上下款的。他老爺見了歡喜，便向老子求了來帶上。昨夜吃酒的時候，被蜚卿鬧著頑，要了去帶在手上，這本是常有之事。誰知蜚卿卻被迭三騙了去，今天他要寫信向祥雲甫借三千銀子呢。」我道：「他騙了人家的戒指，還要向人家借銀子，這是甚麼說話？」端甫道：「須知雲甫沒了這個戒指，不能見他老子，這明明是訛詐，還是借錢麼！」我笑道：「你又是那裡來的耳報神？我昨夜當面的還沒有知道，你倒知的這麼詳細？」端甫道：「這也是應該的。我因為天氣冷了，買了點心來家吃，往往冷了；今天早起，剛剛又來了個朋友，便回到館子裡吃點心。我們剛到了，恰好他也和了兩三個人同來，在那裡高談闊論，商量這件事，被我盡情聽了。」我道：「原來你也認得他？」端甫道：「我和他並不招呼，不過認得他那副尊容罷了。」我道：「這是秘密的事，他敢在大庭廣眾之下喧揚起來？」端甫道：「他正要鬧的通國皆知，才得雲甫怕他呢。我今日來是專誠奉托一件事，請你對稚農說一聲，叫他不要請我罷。他現在的病情，去死期還有幾天，又不便回絕他，何苦叫我白賺他的醫金呢。」我道：「你放心。他那種人有甚長性，吃過你兩服藥不見效，他自然就不請你了。」

端甫又談了一會，自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我想起端甫何以說得稚農的病如此利害，我看他不過身子弱點罷了，不免再去看他是何情景。想罷出門，走到林慧卿家，與稚農周旋了一會，問他的病如何，吃了端甫的藥怎樣。稚農道：「總是那樣不好不壞的。此刻除非有個神仙來醫我，或者就好了。」慧卿在旁邊插嘴道：「胡說！不過身子弱點罷了，將息幾天，自然會好的。你總是這種胡思亂想，那病更難好了。」稚農道：「方才又請了端甫來，他還是勸我早點回去，說上海水土寒。」慧卿又插嘴說道：「郎中嘴是屁（吳人稱醫生為郎中），說到那裡是那裡。據他說上海水土寒，上海住的人，早就一個個寒的死完了。你的病不好，我第一個不讓你走。已經有病的人，再在輪船上去受幾天顛簸，還了得麼！」說罷，又回頭對我道：「老爺，你說是不是？」我只含笑點點頭。稚農又道：「便是我也怕到這一層。早年進京會試，走過兩次海船，暈船暈的了不得。」我故意向慧卿看了一眼，對稚農道：「我看暫時回天保棧去調養幾時也好。」慧卿搶著道：「老爺，你不要疑心我們怎樣。我不過看見他用的都是男底下人，笨手笨腳，伏侍得不稱心，所以留他在這裡住下。這是我一片好心，難道怎樣了他麼！」我笑道：「我也不過說說罷了，難道我不知道他離不了你。」慧卿笑道：「我說你不過。」

正說話時，外面報客來，大家定神一看，卻是祥雲甫。招呼坐定，便走近稚農身邊，附著耳要說話。我見此情形，便走到西面房裡，去看繆、計二人。只見另有一個人，拿了許多裙門、裙花、挽袖之類，在那裡議價，旁邊還堆了好幾匹綢緞之類。我坐了一會，也不驚動稚農，就從這邊走了。從此我三天五天，總來看看他。此時他早已轉了醫生，大劑參、茸、鎖陽、肉蓯蓉專服下去。確見他精神好了許多，只是比從前更瘦了，兩顴上現了點緋紅顏色。如此，又過了半個多月。

一天，我下午無事，又走到慧卿處，卻不見了稚農。我問時，慧卿道：「回棧房去了。」我道：「為甚麼忽然回去了呢？」慧卿道：「他今天早起，病的太重了！他兩個朋友說在這裡不便當，便用轎子擡回去了。」我心中暗想，莫非端甫的說話應驗了。我回棧裡，左右要走過大馬路，便順到天保棧一看。他已經不住在樓上了，因為扶他上樓不便，就在底下開了個房間。房間裡齊集了七八個醫生，繆、計二人忙做一團。稚農仰躺在床上，一個家人在那裡用銀匙灌他吃參湯。我走過去望他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微微點了點頭。眾醫生在那裡七張八嘴，有說用參的，有說用桂的。我問法人道：「我前天看他還好好的，怎麼變動起來？」法人道：「今天早起，天還沒亮，忽然那邊慧卿怪叫起來。我兩個衣服也來不及披，跑過去一看，只見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。連忙扶他起來，躺在醉翁椅上，話也不會說了。我們問慧卿是怎生的。他說：『起來小便，立腳不穩，栽了一交，並沒甚事。近來常常如此的，不過一攙他就起來，今天攙了半天攙他不動才叫的。』我們沒了主意，薑湯、參湯，胡亂灌救。到天色大亮時，他能說話了，自己說是冷得很。我們要和他加一床被窩，他說不是，是肚子裡冷。我伸手到他口邊一摸，誰知他噴出來的氣，都是冷的。我才慌了，叫人背了他下樓，用轎子擡了回來。」我道：「請過幾個醫生？吃過甚麼藥了？」法人道：「今天的醫生，只怕不下三四十個了。吃了五錢肉桂下去，噴出氣來和暖些。此刻又是一個醫生的主意，用乾薑煎了參湯在那裡吃著。」說話時，又來了兩個醫生，向法人查問病情。我便到床前再看看，只見他兩顴的紅色，格外利害，才悟到前幾天見他的顏色是個病容。因問他道：「此刻可好點？」稚農道：「稍為好點。」我便說了聲「保重」，走了回去。和繼之說起，果然不出端甫所料，陳稚農大約是不中用的了。

到了明天早起，他的報喪條已經到了，我便循著俗例，送點蠟燭、長錠過去。又過了十來天，忽然又送來一份訃帖，封面上刻著「幕設壽聖庵」的字樣。便抽出來一看，訃帖當中，還夾了一扣哀啟。及至仔細看時，卻不是哀啟，是個知啟。此時繼之在旁邊見了道：「這倒是個創見。誰代他出面？又『知』些甚麼呢？」我便攤開了，先看是甚麼人具名的，誰知竟是本地印委各員，用了

全銜姓名同具的，不禁更覺奇怪。及至看那文字時，只看得我和繼之兩個，幾乎笑破了肚子！你道那知啟當中，說些甚麼？且待我將原文照寫出來，大家看看，其文如下：

稚農孝廉，某某方伯之公子也。生而聰穎，從幼即得父母歡；稍長，即知孝父母，敬兄愛弟。以故孝弟之聲，聞於閭里。方伯歷仕各省，孝廉均隨任，服勞奉養無稍間，以故未得預童子試。某科，方伯方任某省監司，為之援例入監，令回籍應鄉試。孝廉雅不欲曰：「科名事小，事親事大，兒不欲暫違色笑也。」方伯責以大義，始勉強首塗。榜發，登賢書。孝廉泣曰：「科名雖僥倖，然違色笑已半年餘矣。」其真摯之情如此。越歲，人都應禮闈試，沿途作《思親詩》八十章，一時傳誦遍都下，故又有才子之目。及報罷，即馳驛返署，問安侍膳，較之夙昔，益加敬謹。語人曰：「將以補前此之闕於萬一也。」以故數年來，非有事故，未嘗離寢門一步。去秋，其母某夫人示疾，孝廉侍奉湯藥，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者三閱月。及冬，遭大故。孝廉慟絕者屢矣，賴救得蘇，哀毀骨立。潛告其兄曰：「弟當以身殉母，兄宜善自珍衛，以奉嚴親。」兄大驚，以告方伯，方伯復責以大義，始不敢言，然其殉母之心已決矣。故今年稟於方伯，獨任奉喪歸里，沿途哀泣，路人為之動容。甫抵上海，已哀毀成病，不克前進。奉母夫人柩，暫厝於某某山莊。己則暫寓旅舍，仍朝夕扶病，親至厝所哭奠，風雨無間，家人苦勸力阻不聽也。至某月某日，竟遂其殉母之志矣！臨終遺言，以衰經殮。嗚呼！如孝廉者，誠可謂孝思不匱矣！查例載：孝子順孫，果有環行奇節，得詳具事略，奏請旌表。某等躬預斯事，不便湮沒，除具詳督、撫、學憲外，謹草具事略，伏望海內文壇，俯賜鴻文巨製，以彰風化，無論詩文詞誄，將來匯刻成書，共垂不朽。無任盼切！

繼之看了還好，我已是笑得伏在桌上，差不多腸都笑斷了！繼之道：「你只管笑甚麼？」我道：「大哥沒有親見他在妓院裡那個情形，對了這一篇知啟，自然沒得好笑。」繼之道：「我雖沒有看見，也聽你說的不少了。其實並不可笑。照你這種笑法，把天下事都揭穿了，你一輩子也笑不完呢。何況他所重的，就是一個『殉』字。古人有個成例，『醇酒婦人』也是一個殉法。」我聽了，又笑起來道：「這個代他辯的好得很。但可惜他不曾變做人蝦；如果也變了人蝦，就沒有這段公案了。」繼之道：「人家說少見多怪，你多見了還是那麼多怪。你可記得那年你從廣東回來說的，有個甚麼淫婦建牌坊的事，同這個不是恰成一對麼。依我看，不止這兩件事，大凡天下事，沒有一件不是這樣的。總而言之，世界上無非一個騙局。你看到了妓院裡，他們應酬你起來，何等情殷誼摯；你問他的心裡，都是假的。我們打破了這個關子，是知道他是假的；至於那當局者迷一流，他卻偏要信是真的。你須知妓院的關子容易打破，至於世界上的關子就不容易破了。惟其不能破，所以世界上的人還那麼熙熙來攘往。若是都破了，那就沒了世界了。」

我道：「這一說，只能比人情上的情偽，與這行事上不相干。」繼之道：「行事與人情，有甚麼兩樣。你不想想：南京那塊血跡碑，當年慎而重之的，說是方孝孺的血蔭成的；特為造一座亭子嵌起來。其實還不是紅紋大理石，那有血跡可以蔭透石頭的道理。不過他們要如此說，我們也只好如此說，萬不宜揭破他；揭破他，就叫做煞風景；煞風景，就討人嫌；處處討了人嫌，就不能在世界上混；如此而已。這血跡碑是一件死物，我還說一件活人做的笑話給你聽。有一個鄉下人極怕官。他看見官出來總是袍、褂、靴、帽、翎子、頂子，以為那做官的也和廟裡菩薩一般，無晝無夜，都是這樣打扮起來的。有一回，這鄉下人犯了點小事，捉到官裡去，提到案下聽審。他擡頭一看，只見那官果然是袍兒、褂兒、翎子、頂子，不曾缺了一樣；高高的坐在上面，把驚堂一拍，喝他招供。旁邊的差役，也幫著一陣叱喝。他心中暗想，果然不差，做老爺的在家裡，也打扮得這麼光鮮。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，忽然一陣旋風，把公案的桌帷吹開了，那鄉下人仔細往裡一看，原來老爺脫了一隻靴子，腳上沒有穿襪，一隻手在那裡摳腳丫呢。」說得我不覺笑了，旁邊德泉、子安等，都一齊笑起來。繼之道：「統共是他一個人，同在一個時候，看他的外面何等威嚴，揭起桌帷一看原來如此。可見得天下事，沒有一件不如此的了。不過我是揭起桌帷看過的，你們都還隔著一幅桌帷罷了。」

我們談天是在廂房裡，正說話之間，忽見門外跨進一個人，直向客堂裡去。我一眼瞥見這個人，十分面善，卻一時想不起來。正要問繼之，只見一個茶房走進來道：「苟大人來了。」我聽得這話，不覺恍然大悟，這個是許多年前見過的苟才。繼之當時即到外面去招呼他。

正是：座中方論欺天事，戶外何來闊別人？不知苟才來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